

中国反腐小说系列之六

方伟 / 著

省长的 的 家门

一部飞迸着泪光与血色的现世杰作
一首回旋着生命与死亡的时代金曲

一场展示着欲望与爱情的人生盛宴
一道交织着罪恶与良知的命运经纬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省长的家门

方 伟/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省长的家门/方伟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
2002. 1

ISBN 7-106-01849-X

I. 省… II. 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7933 号

责任编辑:李春妹

封面设计:李 栋

版式设计:五谷田工作室

责任校对:微风

责任印刷:刘继海

省长的家门

方 伟/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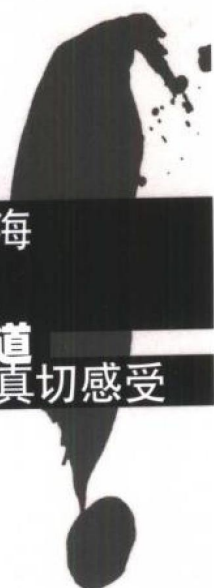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0 插页/2 字数/231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849-X/1·0329

定 价 19.80 元



惊涛骇浪的宦海
哀婉动人的情场
危机四伏的商界
险象环生的黑道
这一切汇成了五味俱全的真切感受



方伟

1968年3月23日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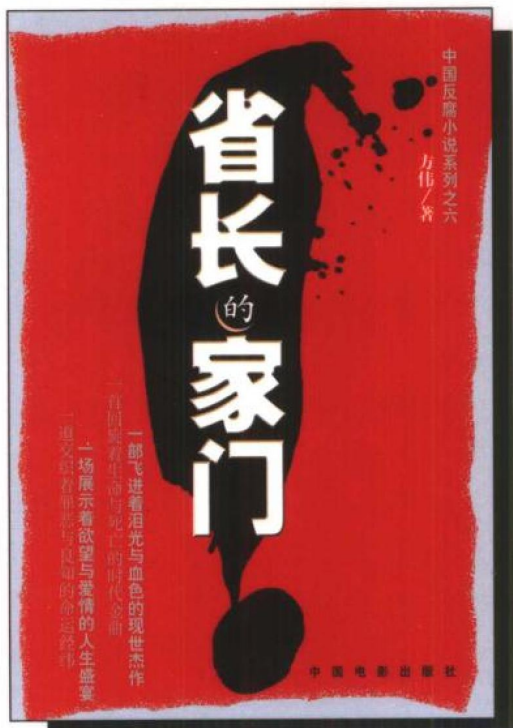
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。

曾工作于吉林市委、吉林省北大湖滑雪场。

现居北京，为自由撰稿人。

曾出版《真相》、《坦白》、《出轨》、
《品味》等书，另有多篇小说及报告文学发表。

责任编辑：李春妹
选题策划：半间



李棟設計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内容简介

主人公周阳自从踏入省长家门那一天起，他的命运也随着萧家的兴衰不停地受到震荡。本书以周阳仕途的沉浮为线索，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从出身贫寒慢慢卷进权力角逐的中心，最后以悲剧收场的故事。生动刻画了广平市围绕着权力漩涡的形形色色人物，由此引发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和骇人听闻的内幕，场面气势宏大又具体入微，涉及到官场内外种种离奇的现象及游戏规则，同时还描述了凄美的爱情及欢场的放纵，从不同层次引发对人性清醒而严肃的探索。本书笔法严谨细腻，角度新颖独特，洞悉人性，直指人心，包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道的悲悯，是一部不可多见的现实力作。

第一章

立秋这一日，天突然之间变得又高又远清澈无比，又赶上周六，周阳正坐在客厅里那张松软的沙发上看《边北日报》，上面有省长写的一篇企业改革的文章，他还是头一次看省长写的文章，猜想可能是政策研究室那帮人捉刀代笔的，一边听着里屋的小保姆在哄四岁半的孩子，录音机里放着轻缓的音乐，冰冰跟着咿咿呀呀地哼着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妻子萧家琳一早就去了财贸学院，她正在报考会计师，一到休息日就要赶去上课，这一阵子整个人总是风风火火的。

电话铃响了，周阳随手把门关上，怕吵醒了已经沉睡的孩子。话筒里响起岳母低沉而和气的声音：“家骏刚从深圳回来，明天晚上你和小琳就过来吃饭吧。”话也没有多说一句，周阳答应一声就挂了。

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岳母外交辞令一样的话，她还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外人，客套大于亲近，近似机关里的用语，当然了，他这个上门沾光的女婿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即使家琳在他们面前举止言谈也很小心，大概省长的家风就是如此。瞅着窗下热闹

街道，他一边琢磨她刚才话的内容，心想为什么不是今天呢？一般来说，不用提醒，明天也是小两口儿回家探望的日子。让他觉得很奇怪的是，萧家骏这几年忙着在外做生意，已经很少回家了，只有到了年节时候才回来看一看，这次回来不知是什么事？

自从进入萧家开始，他对这个岳母总怀有十分的敬畏，她目前在省财政厅当一个副厅长，平常眼睛上总架着一副眼镜，对人冷冰冰，尤其她的目光扫过来的时候，总让人莫名地紧张。而且一家人中最不容易看透的就是她了，总让人感到她眼睛后面还有一双更加锐利的眼睛。给周阳的一个感触，萧家人都有不同的眼睛：萧家琳的眼睛很清澈很善意，一眼就看到底，最好把握；萧家英的眼睛因为他的疾病显得暗淡无光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；萧家雁的眼神是高傲的，还有点玩世不恭，笑的时候却十分多情；萧家骏的眼睛是多疑不安分，里面透出一丝冷气，让人捉摸不透；而岳母的眼睛像一把锋利的锥子，常常盯得他背膛发热；只有岳父的眼睛他一直也无法说清，里面似乎什么都有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在这双眼睛之下，你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很卑下。

周阳每天工作在机关里，而走进省长家门后，又如同进入一个更加参不透的机关，而在这个血缘的机关里，恐怕除了家英、家琳之外，所有人都很明显地把他当做了外人，虽然表面上一向客客气气的。

2 不一会儿，又有电话打进来，周阳估计一定是有人来填补他下午空闲的。从团市委调到市府办公厅接待处，电话勤劳了，应酬也比以往多了起来，平时也有了不错去处，他本打算到广平宾馆新开的桑拿房去洗个澡，那里的老总为他办了一张长期免费卡，一想到那里的蒸汽，他就身子发软。目前的一切还有一个更

深的原因，岳父今年的荣升也把他变成了一座值得挖掘的、闪闪发亮的矿藏。

打来电话的是“中通”公司的老总梁清河，这多少让他觉得有点意外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交，只是在场面上见过几回面、交换过名片而已，没想到他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
“老弟，我现在就在你楼下呢。”窗下果然缓缓驶过来梁清河那辆红色的“本田”，周阳是认识的，认车差不多是他练就的一项技能，那辆车很显眼，停在了楼下的道边。

看着那辆闪闪发亮的车，他在电话里很客气地问：“梁总这么有闲心，怎么找到我家来了？”

梁清河在电话那头开玩笑地说：“领导家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我还有得混吗？再说我也是出外办事顺道路过，看一看你不在家，别多心，领导总不会不接见我吧，就说会儿话，还是屈尊下楼吧，我就不上去了。”

自从一起吃过几次场面饭后，一见面梁清河就主动和自己套近乎，他也看得出来。原因再简单不过了，不就是想通过自己巴结一下省长嘛，市府的一个接待处长还不值得他这么花心思。这个人长着一张十分憨厚可信的脸，实际上却鬼精得要命。听别人说，梁清河还曾经是第一批优秀企业家，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，上面还吊着一只从美国买来的白金戒指，说是要奖励有功劳的手下，做起事花样不少。梁清河的父亲是一名老红军，参加过长征，他不时拿这一点红色的政治资本来炫耀。除此以外，周阳对他了解得并不多，只知道每次市府有什么大型的接待活动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，好像几个市长都认识他，总“小梁、小梁”地喊着。

一开始周阳还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才琢磨出一点门道来。梁清

河总尾随着省市领导的行踪，一逢到开会，索性自己包个房候着，只是为了凑上去和某个领导说几句打招呼的话，他居然能为此宁可花一天的时间。虽然周阳看不惯他这种过于赤裸的讨好，但还是觉得能下这种功夫的人决非等闲之辈。

迟疑了一下，周阳向保姆打了一声招呼，便下楼了，他宁可躲清静去独自洗澡，也不太愿意赴这个人的约。梁清河庞大的身躯从车里钻出来，伸手摘下那副不相称的金边墨镜，他身上穿着宽松的休闲装，黝黑的脸上带着和气的笑，额大口阔，一副逼人的富贵相，看起来倒不是十分俗气，毕竟他经常出国，见过不少世面。看见这种人就知道什么是财大气粗了，周阳心想，人就是不同，仅看相貌就八九不离十，并不是像陈胜、吴广说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人一生下来，身体形状就已确定，所以富贵也算是早已命定的事了，争也没有用。

车里并没有别人。一般来说，梁清河车里总坐着一个保镖，显示出他的排场，虽然商人和官员的排场有所不同，总之，前呼后拥的阵式还是越大越好。与梁清河见面时，那个表情出奇严肃的保镖就会用冷眼瞧着你，好像担心你对他的主子图谋不轨，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，而且慢条斯理地卷着烟吸，不知是不是做戏。据说那人是广平市武术馆的一个教练，学的是“虎鹤双行”，一次还在饭桌上表演过，拳脚虎虎生风，果然了得。偶尔梁清河身边还会带着一个美貌的女人，当然也不是一般的俗脂艳粉，手里还会拎着一台时髦的便携式电脑，显出他有几分品味，不过女人的面孔倒是时常在换，对此他也毫不避讳。今天独自一个人，看起来他真是有几分用心的。

“来，到车上说。”梁清河亲热地拉着他手，感觉上已经把当

做一个非同一般的朋友，商人的亲热方式都很直接，没有当官的那么客套。

于是两个人上了车，关上车门后，梁清河一脸晴朗地说：“这么清爽的天，一个人还闷在家里干吗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立秋了，还不得抓一下秋膘啊。”

周阳顺口开了句玩笑说：“行了吧，你倒挺会搞名目的。再说梁总还缺膘？别人还不得饿死。”

梁清河眨了眨眼睛说：“真没别的意思，今天给你安排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咱哥俩再顺便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以前总是在场面上混，面熟心不熟的。总想抽个时间和你单独坐一坐，多交个朋友嘛。再说你们这些坐机关的人，一辈子不是和别人就是和自己较劲，缺乏点情趣，个个老气横秋的，需要好好调剂调剂生活。大哥我一向看人很准，就觉得你有头脑，是个人物，诚心诚意领你到我的一亩三分地里坐一坐。”

周阳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犹豫，被人强拉着出门还是头一次，而且搞不清他的用意，但还是被梁清河身上的热情劲给打动了，拒绝这样殷勤的邀请也是不礼貌的，心想反正是周六，家琳得晚上九点才回来。这个家伙无论什么时候都给人一副弥勒佛式的笑脸，让人不好意思回绝他，怪不得那些领导都给他一点面子，于是便说：“梁总，机关的人怎么能和你这个大老板相比呢。”

“别大老板大老板的，太见外了。老弟，自在是自己找的。早上我还看见萧省长在体委大院打网球呢，老头子可比你有冲劲，你还得学一学啊。”

终于绕到这个主题来了，竟然连老丈人打网球的会也不放过，这个家伙的嗅觉太灵敏了，社会交际也够广泛的，周阳自觉这方面的本事远远不如他，便对着那张笑眯眯的胖脸笑道：“梁

总该不是想去当陪练的吧？”

梁清河毫不在乎地说：“算你说对了，省长认识我的，那次去德国我们就在一架飞机上，还在一起吃过饭呢。可惜我这两下子还上不了场，早叫体委那帮家伙给盯上了，专门找职业运动员陪他练，拍马屁可不只我一个，他们还要为省长举办一届全省的老年网球赛呢，啧啧，想得倒挺仔细。”梁清河回头指指说：“喏，我托人在国外买了两副网球拍，加拿大产的，国际名牌，什么时候还要麻烦你送给省长，这拍子使起来轻，称手。”

“你自己送不就得了，这种事纯粹是难为我，省长最反感这种事了。”自从跟家琳结婚以来，他还真从来没有给老丈人送过什么像样的东西，只是有时陪家琳偶尔买过衣服食物什么的，反倒是受了不少贴补，小两口儿的生活一直过得挺紧的，有了孩子以后还雇了保姆，而且钱一直由细心的家琳管着。

梁清河有些粗鲁地笑了笑说：“真看出老弟仔细来，一副拍子算得了什么，领导也得有个人情往来吧。”

梁清河的笑让他很不舒服，周阳一向很敏感，猜想他是不是在嘲笑自己在省长家没什么地位，不过是吃一口软饭的，内心有气，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这开不得玩笑，省长可不是一个能随便的人，别说是网球拍，就是一根鸡毛也要寻思寻思，身有不便嘛，有多少人瞪着眼睛盯着他呢，你知道他在办公室里挂的那副对联上面写的什么？”

“对，对，我早知道省长写得一手好字，我还想让他为我新开办的出租公司题字呢。对联写的什么？”

周阳感到这个人的口气很大，不知深浅有几分轻狂，便笑着说：“‘吃菜根淡中有味，守王法梦里不惊’。不是我夸，我这岳父从不做一点出格的事，省里谁不知道他的清廉，那可不是摆样

子，他可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。”

“也是。倒底是省长。我这个粗人没法比，做什么事都喜欢直来直去，官我也见了不少，只知道官场上虚多实少，个个装腔作势。你别怪我嘴臭，我一点诽谤省长的意思也没有，再说我哪有那么大胆啊。做省长更难啊，保持低调嘛。你今天和我出去，也不怕滥交匪类？”随即鼻孔里发出嘿嘿的笑声。周阳心里想，这种人倒有几分憨直，不过对他的底细还一无所知，还是小心点为好，一边笑着回答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你匪在哪里。”

车一直向青山方向开去，周阳搞不清他拉自己到一个荒凉的去处去干什么，难道是烧香拜佛？看着梁清河脸上浮出神秘的笑，有些担心，便撒了一个谎说：“梁总不会拉我去看风景吧？晚上我还要到省长那里报道呢，我和家琳每周六都要回家一趟。”

“别小看了这座山，广平的风水全在这儿呢，最近我越来越发现这座山有意思。放心吧，时间还早呢。我只想交你这个朋友，能有多大企图？不会把你腐蚀到哪里去的，也不会耽误你和岳父大人一起吃菜根的。”说罢两个人便心照不宣地哈哈大笑起来。周阳觉得梁清河这个人还是不能小看，他能在各种场面混得开，今后说不定对自己大有用途，再说，交这么一个率性的朋友，也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于是就放心地由他去了。

青山有着省里最大的寺庙群，每年到了庙会的时候，满山遍野都是人。最有名的关公庙是乾隆年间修的，还留下了建造时清晰的碑文，一进山便有一座横跨两座山的“月亮门”，被称做奈何桥，每年都有跳下去自杀的，为了寻找超生。即使隔着很远，也能看清高大寺院墙上印的那个“佛”字，而且不时还能听见阵阵诵经的声音，随清风入耳，像是喧哗的俗世中飘来的天外来

音，让人不知不觉之中六根清净。但今天这个时候，游人稀少，门庭冷落，沿途的摊点倒还是整整齐齐地排了一长溜。

才到了山门，已经有一辆吉普车在一旁等着，看见他们的车到了，有两个人马上从车里恭敬地下来迎上前来，远远地摆手打着招呼，其中一个还穿着警服，样子看着有几分神秘，那阵势就好像把他们当做出巡的大员一样。

梁清河向周阳简单做了介绍，一位是青山派出所的所长，另一位叫做“三胖”，却是一个瘦子，见到梁清河时两个人目光很低，话也不多，只是带着笑脸客套了几句，然后对梁清河说：“听说梁总来，大师一直在正殿等着呢。”周阳心想，这梁清河好大的排场啊，不知那位大师是谁。两人说完便上了车。那辆车在前面引道，他们对梁清河毕恭毕敬的态度让周阳感到惊奇。当问起那个瘦弱的“三胖”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时，梁清河笑道：“那是道儿上的人给起的，别看不起眼，这里的摊点可都归他管，平时还帮税务收收账什么的，我过去底下的一个兄弟。”梁清河若无其事地说着，周阳觉得，梁清河所说的话和刚才的那套举止做派倒真有几分别道的味道，不禁对这个人多了一层戒备。梁清河之所以搞这样的排场，在周阳看来，不过是想让自己看看他黑的白的都混得很开。看那情景也不像是假的，但多少有点诡秘的色彩，眼前这个人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。

“该不是求签问卦吧？”周阳问。车七绕八拐绕着盘山道向上开去。看警示牌，这里是不允许车辆上山的，但他们还是大摇大摆地开车进出，可见梁清河的话可信。至于上山的来意，周阳也猜到了八九分。

梁清河眉飞色舞地说：“老弟真是聪明，都说是富人烧香，穷人算命。以前我也从来不相信这玩艺儿，但这里真就出了一位

大师，找他算命的都是省级的大干部，一般人还求不到他呢。前几天，省委严秘书长的儿媳妇失踪了，我陪着来的，他说两天后准保在北府市出现，可不就在那里找到了，真神了。今天我专门约了他，想给你看一看，印证印证，你要是不信，就全当是玩笑。”

周阳心里觉得好笑，没想到他原来搞这么一个花样，请人还有请人算命的，真是很新鲜。梁清河大概认为那些当官的个个觉得前途难料，才投其所好的。走仕途的人谁不想预知未来的命运，但谁能料想自己的未来呢，宦海浮沉，往往难以意料，难道仅凭一句虚话就能定乾坤？周阳一向对命运这类东西半信半疑，过去也开玩笑似的算过几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索性看一看，总之自己的命总不会差吧，于是便说：“梁总，亏你想得出。”

两个人边谈着命运吉凶祸福的话题，边随着那辆吉普沿着盘山道到了正殿，从山上俯看广平市，心胸顿时豁然开阔，松林里树影婆娑，鸟声清脆，果然别有洞天。周阳心想，虽然远离尘嚣，可是这好山好水倒叫佛道两教占得差不多了。

领路的两个人在殿门口规规矩矩地站着，好像两个护卫，梁清河只对他们说了一声“辛苦了”，好象受到这样的礼遇理所应当，便领着周阳昂然进了高大威严的佛殿，显然他已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大师叫曾小白，据说是在青山最高的通天洞里一夜得悟的，便灵气附体，被人传得神乎其神，据说能自如地穿梭于人间与灵界，有着通神的法力，连中央一位科工委的领导也和他通过信，称誉他神功盖世，也是所谓的“佛子”。正殿里一间宽大的厢房

就辟成了他的办公室，他最近还当上了省佛教协会副主席，在山上呆的时候很少，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，公事私事对的就是领导，也算是社会名流了。眼前的曾小白并非一身僧人打扮，只是穿得很简朴，头发也梳得很光亮，像是打了摩丝，目光炯炯有几分神气，面貌不同凡响，确有益于常人的神采。屋里电话、空调一应俱全，家具也算是高档，还有机关的档案柜整齐地排列着，像一间名副其实的办公室，墙上还挂着某个名人题的“易学泰斗”的牌子。见他们到了，曾小白忙吩咐一个徒弟端茶倒水，一边笑着寒暄，目光不断打量着周阳。

“这位老弟是市政府接待处的处长，还烦请大师给看一看。”梁清河一副很随便的态度，故意不说破周阳的身份。周阳品了一口茶，便知是上品。他越来越觉得梁清河确实不是一般人，三教九流都能厮混得熟，听他的指派。在社会上交友嘛，一个人的用处决定着和他的亲近程度，看来梁清河颇有几分能耐。

曾小白客气地问了周阳的生辰，手里拿着一支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画着，又掐了一会儿手指，捋了几下头发，与一般的算命先生并无两样。周阳恭敬地坐在一旁，看他如何说。

不一会儿，曾小白便缓缓开口道：“施主早年困苦，骨肉相离，六亲无力，如同冰炭。”周阳听了心里一惊，倒是真有几分意思，接着又听他说道：“奇就奇在施主的命局，似有天罗地网相迫，却赖紫薇相照，天德月德俱全，凶神恶煞尽被冲掉，或隐而不现，再观施主骨相非凡，气色饱满，面呈富贵之相，多赖智勇谋略，所奇的在于步步得阴人之力，平步青云，官道不求自通畅，不出本月便有升迁。不过要谨记一点。”话便止住了。

周阳心想，这个人果然神奇，阴人当然是女人了，倒有几分相似，连忙说：“大师只管说，没什么关系的。”

“恕我直言。自古福中藏祸，福集祸聚，福力消减，祸便临头，两年后流年不利，运合水局，需妨独木飘浮难定，却有拔摧之险。”

听完了一席话后，周阳也没有吱声，只是会意地微笑。只觉得后一句警戒有点危言耸听，听得有几分不顺耳，每个人到底都有几分迷信，喜欢听好听的。所以曾小白说得含糊糊的，福祸福祸的好像有几分道理，但也说不定是梁清河事先设计的，吓唬一下他也未可知。

梁清河在一旁忙说：“周老弟是我的至交，还请大师一定帮助解一解。”曾小白含笑挥手画了几道符，让周阳在一周后在东南某某地烧掉，周阳越发感到可笑，神情有些不屑，一道符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那也未免太荒唐了吧。不过表面上，他还是表示感谢，接着装样子按规矩掏钱，被梁清河拦住了，说这样就把这位有身份的大师看轻了。曾小白说：“梁总一直是我的好朋友，太元殿的修缮费还是他争取来的呢，你也就不要见外了。”他忽然之间变成一口的世俗气味很好笑，周阳便越加不信了。

告别了曾小白。两辆车离开了正殿，一直到了山门口，那两个人才停下车挥手让他们通过，梁清河也不言谢，倒让周阳觉得有点过意不去。从这件事上，周阳便觉得梁清河拉拢人的确不同凡响，点子很绝，让自己很有面子，而且火候分寸掌握得好。这是周阳在机关这么多年才慢慢悟出来的，这个人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粗，算是对社会奇经八脉了解得很清楚的人，做起事情来自然很从容。

车转出来以后，梁清河看了一下表说：“这里正好离龙岭不远，本公司在那里新建了一个培训基地，才开业的，你这个接待